國語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晉語三

國語卷第十
晉語四
作者：左丘明　春秋

晉語五

重耳自狄適齊

公在狄十二年，〈文公，晉獻公庶子重耳，避驪姬之難，魯僖五年，歲在大火，自蒲奔狄，至十六年，歲在壽星，故在狄十二年。〉狐偃曰：「日，吾來此也，〈狐偃，文公舅子犯也。日，往日。〉非以狄為榮，可以成事也。〈榮，樂也。成事，成反國之事。〉吾曰：『奔而易達，〈達，至也。〉困而有資，〈資，財也。〉休以擇利，可以戾也。』〈休，息也。戾，定也。〉今戾久矣，戾久將底。〈底，止也。〉底著滯淫，〈著，附也。滯，廢也。淫，久也。〉誰能興之？〈興，起也。〉盍速行乎！吾不適齊、楚，避其遠也。蓄力一紀，可以遠矣。〈蓄，養也。十二年歲星一周，為一紀。〉齊侯長矣，而欲親晉。〈齊侯，桓公。長，老也。是歲，桓公為淮之會，明年而卒。〉管仲歿矣，多讒在側。〈歿，終也。讒謂易牙、豎貂之屬。〉謀而無正，衷而思始。〈無正，無正從也。衷，中也。中道思其初時。〉夫必追擇前言，求善以終，〈前言，管仲忠善之言。〉饗邇逐遠，遠人入服，不為郵矣。〈邇，近也。逐，求也。郵，過也。〉會其季年可也，〈季，末也。〉茲可以親。」〈茲，此也。〉皆以為然。

乃行，過五鹿，乞食於野人。〈五鹿，衛邑。不見禮，故乞食。〉野人舉塊以與之，〈塊，墣也。〉公子怒，將鞭之。子犯曰：「天賜也。民以土服，又何求焉！〈言民奉土

以服公子。〉天事必象，〈必先有象。〉十有二年，必獲此土。〈復十二年，必得五鹿。〉二三子志之。〈志，識也。〉歲在壽星及鶉尾，其有此土乎！〈歲，歲星。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，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。歲在壽星，謂得塊之歲。魯僖十六年後十二年，歲在鶉尾，必有此五鹿地。魯僖二十七年，歲在鶉尾。二十八年，歲復在壽星，晉文公伐衛，正月六日戊申取五鹿。周正月，夏十一月也，正天時以夏數，故歲在鶉尾也。〉天以命矣，〈命，告也。謂野人奉塊。〉復於壽星，必獲諸侯。〈歲星復在壽星，謂魯僖二十八年。是歲四月，文公敗楚師於城濮，合諸侯於踐土。五月，獻俘於王，王冊命之以為侯伯，故得諸侯。〉天之道也，〈天之大數，不過十二。〉由是始之。〈由，從也。從得塊始。〉有此，其以戊申乎！〈有此五鹿，當以戊申日也。〉所以申土也。」〈日以戊申。戊，土也。申，申廣土地也。〉再拜稽首，受而載之。〈拜天賜，受塊而載之。〉遂適齊。

齊姜勸重耳勿懷安

齊侯妻之，甚善焉。〈桓公以女妻之，遇之甚善。〉有馬二十乘，〈四匹為乘，八十匹也。〉將死於齊而已矣。曰：「民生安樂，誰知其他？」

桓公卒，〈在齊一年而桓公卒。〉孝公即位。〈孝公，桓公子昭，即位在魯僖十八年。〉諸侯叛齊。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，〈動，謂求反國。〉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，欲行，而患之，〈患文公不肯去。〉與從者謀於桑下。〈從者，趙衰之屬。〉蠶妾在焉，〈在桑上也。〉莫知其在也。妾告姜氏，姜氏殺之，〈殺之以滅口。時諸侯叛齊，壻又欲去，恐孝公怒。〉而言於公子曰：「從者將以子行，其聞之者吾以除之矣。子必從之，不可以貳，〈貳，疑也。〉貳無成命。〈疑則不成天命。〉《詩》云：『上帝臨女，無貳爾心。』〈《詩・大雅・大明》之七章。上帝，天也。女，武王也。言天臨護女，伐紂必克，無有疑心。〉先王其知之矣，貳將可乎？〈言武王知天命，不可以疑，故卒有天下。〉子去晉難而極於此。〈極，至也。〉自子之行，晉無寧歲，民無成君。〈成，定也。謂奚齊、卓子殺死，惠公無親，外內惡之。〉天未喪晉，無異公子，〈同生九人，唯重耳在。〉有晉國者，非子而誰？子其勉之！上帝臨子，貳必有咎。」〈天予不取，故必有咎。〉

公子曰：「吾不動矣，必死於此。」姜曰：「不然。《周詩》曰：『莘莘征夫，每懷靡及。』〈《詩・小雅・皇皇者華》之首章。莘莘，眾多。征，行也。懷私為每懷。言臣奉命當念在公，每輒懷私，將無所及。〉夙夜征行，不遑啟處，猶懼無及。〈夙，早也。

行，道也。遑，暇也。啟，跪也。處，居也。〉況其順身縱欲懷安，將何及矣！人不求及，其能及乎？〈求及，求及時。〉日月不處，人誰獲安？西方之書有之曰：『懷與安，實疚大事。』〈西方謂周。《詩》云：「誰將西歸」，又曰:「西方之人」，皆謂周也。安，自安。疚，病也。〉《鄭詩》云：『仲可懷也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』〈《詩・鄭風・將仲子》之卒章。仲，祭仲也。懷，思也。言雖欲從心思仲，猶能畏人自止，見可懷，思可畏也。〉昔管敬仲有言，小妾聞之，〈敬仲，夷吾字。案《攷異》卷三引校訛：「『字』當為『謚』。」〉曰：『畏威如疾，民之上也。〈畏威，如畏疾病，此民之上行。〉從懷如流，民之下也。〈從心所思，如水流行，此民之下行。〉見懷思威，民之中也。〈威，畏也。見可懷則思可畏，此民之中行。〉畏威如疾，乃能威民。〈言能畏上，乃能威下。〉威在民上，弗畏有刑。〈能威民，故在人上。不畏威，則有刑罪。〉從懷如流，去威遠矣，故謂之下。〈去威遠，言不能威民。〉其在辟也，吾從中也。〈辟，罪也。弗畏有刑，故云罪。高不在上，下欲避罪，故從中也。〉《鄭詩》之言，吾其從之。』〈從其畏人之多言。〉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，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。子而棄之，不亦難乎？〈裨，補也。〉齊國之政敗矣，晉之無道久矣，從者之謀忠矣，時日及矣，公子幾矣。〈幾，近也。言重耳得國時日近。〉君國可以濟百姓，而釋之者，非人也。〈濟，成也。釋，置也。〉敗不可處，〈敗，齊也。〉時不可失，忠不可棄，懷不可從，子必速行。吾聞晉之始封也，〈始封，謂唐叔虞。〉歲在大火，閼伯之星也，實紀商人。〈商，殷也。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。閼伯，陶唐氏之火正，居於商丘，祀大火，死以配食，相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，實紀商之凶吉。〉商之饗國三十一王。〈自湯至紂。〉瞽史之紀曰：『唐叔之世，將如商數。』〈瞽史，知天道者。〉今未半也。〈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，故曰未半。〉亂不長世，〈不長世，亂當有平時。〉公子唯子，子必有晉。若何懷安？」公子弗聽。

齊姜與子犯謀遣重耳

姜與子犯謀，醉而載之以行。醒，以戈逐子犯，曰：「若無所濟，吾食舅氏之肉，其知饜乎！」舅犯走，且對曰：「若無所濟，余未知死所，誰能與豺狼爭食？〈戰死原野，公子將走不暇，豈能復與豺狼爭食我乎？〉若克有成，公子無亦晉之柔嘉，是以甘食。〈無亦，不亦也。柔，脆也。嘉，美也。〉偃之肉腥臊，將焉用之？」遂行。

衛文公不禮重耳

過衛，衛文公有邢、狄之虞，不能禮焉。〈衛文公，宣公之孫、昭伯頑之子燬也。虞，

備也。是歲，魯僖十八年，冬，邢人、狄人伐衛，圍菟圃，文公師於訾婁以退之，故不能禮焉。〉甯莊子言於公曰：〈莊子，衛正卿，穆仲靜之子甯速。〉「夫禮，國之紀也；親，民之結也；〈君親其親，所以結人心，使相親。〉善，德之建也。〈建，立也。言能善善，所以立德。〉國無紀不可以終，民無結不可以固，德無建不可以立。此三者，君之所慎也。今君棄之，無乃不可乎！晉公子善人也，而衛親也，君不禮焉，棄三德矣。〈晉祖唐叔，武王之子。衛祖康叔，文王之子。故曰親。三德，謂禮賓、親親、善善。〉臣故云君其圖之。康叔，文之昭也。唐叔，武之穆也。〈自祖以下，一昭一穆。故康叔為文昭，唐叔為武穆。〉周之大功在武，〈謂始伐紂定天下。〉天祚將在武族。〈族，嗣也。〉苟姬未絕周室，而俾守天聚者，必武族也。〈聚，財眾也。〉武族唯晉實昌，晉胤公子實德。晉仍無道，〈仍，重也。〉天祚有德，晉之守祀，必公子也。若復而修其德，鎮撫其民，必獲諸侯，以討無禮。君弗蚤圖，衛而在討。小人是懼，敢不盡心。」公弗聽。

曹共公不禮重耳而觀其駢脅

自衛過曹，曹共公亦不禮焉，〈共公，曹昭公之子曹伯襄。〉聞其駢脅，欲觀其狀，〈駢，并幹。〉止其舍，諜其將浴，設微薄而觀之。〈諜，候也。微，蔽也。薄，迫也。〉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〈負羈，曹大夫。〉曰：「吾觀晉公子賢人也，其從者皆國相也，以相一人，必得晉國。得晉國而討無禮，曹其首誅也。子盍蚤自貳焉？」〈貳，猶別也。〉僖負羈饋飧，寘璧焉。〈熟食曰飧。寘，置也，置璧於飧下。〉公子受飧反璧。

負羈言於曹伯曰：「夫晉公子在此，君之匹也，不亦禮焉？」曹伯曰：「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，誰不過此！亡者皆無禮者也，余焉能盡禮焉！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：愛親明賢，政之幹也。〈幹，楨幹也。〉禮賓矜窮，禮之宗也。〈宗，本也。〉禮以紀政，國之常也。〈紀，理也。〉失常不立，君所知也。〈失常，則政不立。〉國君無親，以國為親。〈僚以官相親，君以國相親。〉先君叔振，出自文王，〈文王子。〉晉祖唐叔，出自武王，〈武王子。〉文、武之功，實建諸姬。故二王之嗣，世不廢親。今君棄之，不愛親也。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，〈亡，奔也。〉卿材三人從之，可謂賢矣，〈三人，狐偃、趙衰、賈佗。〉而君蔑之，是不明賢也。謂晉公子之亡，不可不憐也。比之賓客，不可不禮也。失此二者，是不禮賓，不憐窮也。守天之聚，將施於宜。宜而不施，聚必有闕。〈宜，義也。闕，缺也。〉玉帛酒食，猶糞土也，愛糞土以毀三常，〈三常，政之幹，禮之宗，國之常。〉失位而闕聚，是之不難，無乃不可乎？君其圖之。」公弗聽。

宋襄公贈重耳以馬二十乘

公子過宋，〈自曹適宋。〉與司馬公孫固相善，〈固，宋莊公之孫、大司馬固也。相善，相悅好。〉公孫固言於襄公曰：「晉公子亡，長幼矣，〈襄公，宋桓公子茲父也。長幼，從長至幼也。〉而好善不厭，父事狐偃，師事趙衰，而長事賈佗。〈長，兄事之。〉狐偃其舅也，而惠以有謀。趙衰其先君之戎御，趙夙之弟也，而文以忠貞。〈趙衰，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也。先君，獻公。戎御，御戎車也。《傳》曰：「趙夙御戎。」〉賈佗公族也，而多識以恭敬。〈賈佗，狐偃之子射姑、太師賈季也。公族，姬姓也。食邑於賈，字季佗。案《發正》卷一０：「襄公之世，趙盾將中軍，賈季佐之，而陽處父為太傅，賈佗為太師，二賈同列。計其時，佗為老臣，而季為新出，安得合而為一也？」〉此三人者，實左右之。公子居則下之，動則諮焉，成幼而不倦，〈成幼，自幼至成人。〉殆有禮矣。樹於有禮，必有艾。〈樹，種也。艾，報也。〉《商頌》曰：『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』〈《長發》之三章。降，下也。躋，升也。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，故聖敬之道日升聞於天也。〉降，有禮之謂也。〈降己於有禮也。〉君其圖之。」襄公從之，贈以馬二十乘。

鄭文公不禮重耳

公子過鄭，鄭文公亦不禮焉。〈文公，鄭厲公之子捷。〉叔詹諫曰：「臣聞之：〈叔詹，鄭大夫。〉親有天，〈有天所啟。〉用前訓，〈前訓，先君之教。〉禮兄弟，資窮困，〈資，稟也。〉天所福也。今晉公子有三祚焉，天將啟之。〈啟，開也。〉同姓不婚，惡不殖也。〈殖，蕃。〉狐氏出自唐叔。〈狐氏，重耳外家，與晉俱唐叔之後，別在犬戎者。〉狐姬，伯行之子也，實生重耳。〈伯行，狐氏字。〉成而雋才，離違而得所，〈言成人而有雋才。違，去也。離禍去國，舉動得所。〉久約而無釁，一也。〈釁，瑕也。〉同出九人，唯重耳在，〈同出，同生。〉離外之患，而晉國不靖，二也。〈靖，治也。〉晉侯日載其怨，外內棄之；〈載，成也。〉重耳日載其德，狐、趙謀之，三也。在《周頌》曰：『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』〈《天作》之首章。作，生也。高山，岐山。荒，大也。言天生此高山，使興雲雨，大王則秩祀而尊大之。〉荒，大之也。大天所作，可謂親有天矣。晉、鄭兄弟也，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，股肱周室，夾輔平王，〈武公，鄭桓公子滑突。文侯，晉穆侯之子仇。戮，并也。一，同也。〉平王勞而德之，而賜之盟質，曰：『世相起也。』〈質，信也。起，扶持也。〉若親有天，獲三祚者，可謂大天。〈三祚，謂成而雋才，晉國不靖，狐、趙謀之。〉若用前訓，文侯之功，武公之業，可謂前訓。〈業，事也。前訓，二國同心之訓。〉若禮兄弟，晉、鄭之親，王

之遺命，可謂兄弟。〈晉、鄭同姓，王之遺命使相起，故曰可謂兄弟。〉若資窮困，亡在長幼，還軫諸侯，可謂窮困。〈軫，車後橫木。還軫，猶迴車周歷諸國，遭離阨困。〉棄此四者，以徼天禍，無乃不可乎？〈徼，要也。四者，有天、前訓、兄弟、窮困。〉君其圖之。」弗聽。

叔詹曰：「若不禮焉，則請殺之。諺曰：『黍稷無成，不能為榮。〈稷，粢也。無成，謂死。榮，秀也。〉黍不為黍，不能蕃廡。〈為，成也。蕃，滋也。廡，豐也。〉稷不為稷，不能蕃殖。〈殖，長也。〉所生不疑，唯德之基。』」〈所生，謂種黍得黍，種稷得稷，唯所在樹之，禍福亦由是也。若不禮重耳，則當除之；不爾，則宜厚之。如此不疑，是為德基。〉公弗聽。

楚成王以周禮享重耳

遂如楚，楚成王以周禮享之，九獻，庭實旅百。〈成王，楚武王之孫、文王之子熊頵也。九獻，上公之享禮也。庭實，庭中之陳也。百，舉成數也。《周禮》：「上公出入五積，饔餼九牢，米百有二十筥，醯醢百有二十甕，禾十車，芻薪倍禾。」案：「禾十車」，《攷異》卷三引攷正：「依《周禮鄭注》當作『禾三十車』。」〉公子欲辭，〈不敢當禮。〉子犯曰：「天命也，君其饗之。〈天命，天使之饗食也。〉亡人而國薦之，〈薦，進也。以國君之禮薦進。〉非敵而君設之，〈非禮敵，而設之如人君也。〉非天，誰啟之心！」既饗，楚子問於公子曰：「子若克復晉國，何以報我？」公子再拜稽首對曰：「子女玉帛，則君有之。〈有之，楚自多。子女，美女。〉羽旄齒革，則君地生焉。〈羽，鳥羽，翡翠、孔雀之屬。旄，旄牛尾。齒，象牙。革，犀兕皮。皆生於楚。〉其波及晉國者，君之餘也，又何以報？」〈波，流也。〉王曰：「雖然，不穀願聞之。」〈《曲禮》云：「四夷之大國，於境內自稱不穀。」〉對曰：「若以君之靈，〈靈，神也。〉得復晉國，晉、楚治兵，會于中原，其避君三舍。〈治兵，謂征伐。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，三舍為九十里。《司馬法》曰：「進退不過三舍，禮也。」〉若不獲命，〈不得楚還師之命。〉其左執鞭弭，右屬櫜鞬，以與君周旋。」〈鞭，所以擊馬。《傳》曰：「雖鞭之長，不及馬腹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弓無緣者謂之弭。」櫜，矢房。鞬，弓弢也。言以禮避君，君不還，乃敢左執弓，右屬手於房以取矢。與君周旋，相馳逐也。〉

令尹子玉曰：「請殺晉公子。〈子玉，楚若敖之曾孫、令尹成得臣也。〉弗殺，而反晉國，必懼楚師。」王曰：「不可。楚師之懼，我不修也。〈我德不修。〉我之不德，殺之何為！天之祚楚，誰能懼之？楚不可祚，冀州之土，其無令君乎？〈晉在冀州。〉且

晉公子敏而有文，〈敏，達也。文，有文辭。〉約而不諂，〈在約困之中，而辭不諂屈也。〉三材侍之，天祚之矣。〈三材，卿材三人。〉天之所興，誰能廢之？」〈案：「廢」，公序本作「禦」。〉子玉曰：「然則請止狐偃。」〈以為質。〉王曰：「不可。《曹詩》曰：『彼己之子，不遂其媾。』郵之也，〈《曹風・候人》之三章。媾，厚也。遂，終也。郵，過也。〉夫郵而效之，郵又甚焉。效郵，非禮也。」於是懷公自秦逃歸。〈懷公，子圉。質於秦，魯僖二十二年逃歸。〉秦伯召公子於楚，〈秦伯，穆公。〉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。

重耳婚媾懷嬴

秦伯歸女五人，懷嬴與焉。〈歸，嫁也。懷嬴，故子圉妻，子圉逃歸，立為懷公，故曰懷嬴。與焉，與為媵也。〉公子使奉匜沃盥，既而揮之。〈《婚禮》：「嫡入于室，媵御奉匜、盥。」揮，灑也。〉嬴怒曰：「秦、晉匹也，何以卑我？」〈匹，敵也。卑，賤也。〉公子懼，降服囚命。〈懼嬴之訴。降服，徹上服。囚命，自囚以聽命。〉秦伯見公子曰：「寡人之適，此為才。〈適，適妃子。〉子圉之辱，備嬪嬙焉，〈辱，質於秦時。嬪嬙，婦官。〉欲以成婚，而懼離其惡名。非此，則無故。〈言欲以成婚，懼以為子圉妻，恐離其惡名，非有此，則無他故。〉不敢以禮致之，懽之故也。〈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，而令與於五人，懽愛此女之故。〉公子有辱，寡人之罪也。〈辱，謂降服。言寡人不備禮，故令公子卑之，此自寡人之罪。〉唯命是聽。」〈進退此女，聽公子命。〉

公子欲辭，〈辭，不取也。〉司空季子曰：「同姓為兄弟。〈季子，晉大夫胥臣臼季，後為司空。賈侍中云：「兄弟，婚姻之稱也。」昭謂：同父而生，德姓同者，乃為兄弟。言惠公、重耳其德不同，則子圉道路之人，可以妻其妻。〉黃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其同姓者二人而已，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。〈此二人相與同德，故俱為己姓。青陽，金天氏帝少皞。〉青陽，方雷氏之甥也。夷鼓，彤魚氏之甥也。〈方雷，西陵氏之姓。彤魚，國名。《帝繫》曰：「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，曰嫘祖，實生青陽。」姊妹之子曰甥。聲，雷嫘同也。〉其同生而異姓者，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。凡黃帝之子，二十五宗，〈唐尚書曰：「繼別為小宗。」非也。繼別為大宗，別子之庶孫乃為小宗耳。〉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。〈得姓，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。謂十四人而內二人為姬，二人為己，故十二姓。〉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箴、任、荀、僖、姞、儇、依是也。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，故皆為姬姓。〈二十五宗唯青陽與蒼林德及黃帝，同姓為姬也。〉同德之難也如是。〈言德自黃帝同之，難也如是。〉昔少典娶于有蟜氏，生黃帝、炎帝。〈賈侍中

云：「少典，黃帝、炎帝之先。有蟜，諸侯也。炎帝，神農也。」虞、唐云：「少典，黃帝、炎帝之父。」昭謂：神農，三皇也，在黃帝前。黃帝滅炎帝，滅其子孫耳，明非神農可知也。言生者，謂二帝本所生出也。《內傳》：「高陽、高辛各有才子八人。」謂其　　子耳。賈君得之。〉黃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。〈姬、姜，水名。成，謂所生長以成功也。〉成而異德，故黃帝為姬，炎帝為姜，二帝用師以相濟也，異德之故也。〈「濟」當為「擠」。擠，滅也。《傳》曰：「黃帝戰於阪泉。」〉異姓則異德，異德則異類。異類雖近，男女相及，以生民也。〈重耳，懷嬴之舅，故又言此以勸之。近，謂有屬名。相及，嫁娶也。〉同姓則同德，同德則同心，同心則同志。同志雖遠，男女不相及，畏黷敬也。〈畏褻黷其類。〉黷則生怨，怨亂毓災，災毓滅姓。〈毓，生也。案：正文「災毓滅姓」之「姓」，《攷異》卷三據《左傳》疏引《國語》，以「姓」為「性」之誤。〉是故娶妻避其同姓，畏亂災也。故異德合姓，同德合義。〈合姓，合二姓為婚姻。合義，以德義相親。〉義以導利，〈有義，則利隨之。〉利以阜姓。〈阜，厚也。〉姓利相更，成而不遷，〈更，續也。遷，離散也。〉乃能攝固，保其土房。〈攝，持也。保，守也。房，居也。〉今子於子圉，道路之人也，〈言德姓異。〉取其所棄，以濟大事，不亦可乎？」

公子謂子犯曰：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將奪其國，何有於妻，唯秦所命從也。」〈言將奪其國，何辭於妻。初，奚齊、卓子死，秦伯欲納重耳，子犯難之，以為不可。今更言此者，子圉無道，害重耳，使狐突召子犯及其兄毛，突不召而殺之，故重耳、子犯皆怨之。〉謂子餘曰：「何如？」〈子餘，趙衰字。〉對曰：「禮志有之曰：『將有請於人，必先有入焉。〈必先有以自入。〉欲人之愛己也，必先愛人。欲人之從己也，必先從人。無德於人，而求用於人，罪也。』〈言不先施德於人，而求人為己用者是罪。〉今將婚媾以從秦，〈重婚曰媾。從，從其命。〉受好以愛之，〈受其所好而親愛之。〉聽從以德之，〈使之德己。〉懼其未可也，又何疑焉？」乃歸女而納幣，且逆之。〈歸女納幣，更成婚禮。逆，親迎也。〉

秦伯享重耳以國君之禮

他日，秦伯將享公子，公子使子犯從。子犯曰：「吾不如衰之文也，〈文，文辭也。〉請使衰從。」乃使子餘從。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，子餘相如賓。〈詔相重耳如賓禮也。〉卒事，秦伯謂其大夫曰：「為禮而不終，恥也。〈言此，為明日將復宴。〉中不勝貌，恥也。〈勝當為稱。中不稱貌，情貌相違。〉華而不實，恥也。〈有華色而無實事。〉不度而施，恥也。〈不度己力而施德。〉施而不濟，恥也。〈濟，成也。〉恥門

不閉，不可以封。〈封，國也。案：公序本作「五恥之門不閉塞者，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」。〉非此，用師則無所矣。〈非能閉此五恥之門，則用師無所。〉二三子敬乎！」〈敬此五者。〉

明日宴，秦伯賦《采菽》，〈《采菽》，《小雅》篇名，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。其詩曰：「君子來朝，何賜予之，雖無予之，路車乘馬。」〉子餘使公子降拜。〈降，下堂也。〉秦伯降辭。子餘曰：「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，重耳敢有安志，敢不降拜？」成拜卒登，子餘使公子賦《黍苗》。〈《黍苗》，亦《小雅》，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。其詩曰：「芃芃黍苗，陰雨膏之。」〉子餘曰：「重耳之仰君也，若黍苗之仰陰雨也。若君實庇廕膏澤之，使能成嘉穀，薦在宗廟，君之力也。〈在宗廟為祭主。〉君若昭先君之榮，東行濟河，整師以復彊周室，重耳之望也。〈先君，謂秦襄公討西戎有功，賜爵為伯，有榮耀也。〉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，〈集，成也。載，祀也。〉使主晉民，成封國，其何實不從。〈言實從也。〉君若恣志以用重耳〈用使征伐。〉四方諸侯，其誰不惕惕以從命！」秦伯嘆曰：「是子將有焉，豈專在寡人乎！」秦伯賦《鳩飛》，〈《鳩飛》，《小雅・小宛》之首章，曰：「宛彼鳴鳩，翰飛戾天。我心憂傷，念昔先人。明發不寐，有懷二人。」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，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。《詩序》云：「文公遭驪姬之難，未反而秦姬卒，所以念傷亡人，思成公子。」〉公子賦《河水》。〈河，當作沔，字相似誤也。其詩曰：「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」言己反國當朝事秦。〉秦伯賦《六月》，〈《六月》，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，復文、武之業。其詩云：「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國。」二章曰：「以佐天子」，三章曰：「共武之服，以定王國」。此言重耳為君，必霸諸侯，以匡佐天子。〉子餘使公子降拜。秦伯降辭。子餘曰：「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，重耳敢有惰心，敢不從德？」〈稱，舉也。〉

重耳親筮得晉國

公子親筮之，曰：「尚有晉國。」〈蓍曰筮。尚，上也，命筮之辭也。《禮》曰：「某子尚享之。」〉得貞屯、悔豫，皆八也。〈內曰貞，外曰悔。震下坎上，屯。坤下震上，豫。得此兩卦，震在屯為貞，在豫為悔。八，謂震兩陰爻，在貞在悔皆不動，故曰皆八，謂爻無為也。〉筮史占之，皆曰：「不吉。〈筮史，筮人，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。一夏，《連山》；二殷，《歸藏》；三周，《易》。以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占此兩卦，皆言不吉。〉閉而不通，爻無為也。」〈閉，壅也。震為動，動遇坎，坎為險阻，閉塞不通，無所為也。〉司空季子曰：「吉。是在《周易》，皆利建侯。〈建，立也。以《周易》占之，二卦皆吉也。《屯・初九》曰：「利建侯。」《豫・大象》曰：「利建侯行師。」

〉不有晉國，以輔王室，安能建侯？我命筮曰：『尚有晉國』，筮告我曰：『利建侯』，得國之務也，吉孰大焉！〈務，猶趨也。〉震，車也。〈易，坤為大車，震為雷。今云車者，車亦動，聲象雷，其為小車也。〉坎，水也。坤，土也。屯，厚也。豫，樂也。車班外內，順以訓之，〈車，震也。班，遍也。遍外內，謂屯之內有震，豫之外亦有震。坤，順也。豫內為坤，屯二與四亦為坤。〉泉原以資之，〈資，財也。屯三至五，豫二至四，皆有艮象。豫三至五有坎象。艮山坎水。水在山上為泉原，流而不竭。〉土厚而樂其實。不有晉國，何以當之？〈屯、豫皆有坤象，重坤故厚豫為樂。當，應也。〉震，雷也，車也。坎，勞也，水也，眾也。〈易以坤為眾，坎為水。水亦眾之類。〉主雷與車，〈內為主也。〉而尚水與眾。〈坎象皆在上，故上水與眾。〉車有震，武也。〈震，威也。車聲隆，象有威武。〉眾而順，文也。〈坤為眾，為順，為文，象有文德，為眾所歸也。〉文武具，厚之至也。故曰屯。〈屯，厚也。〉其繇曰：『元亨利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』〈繇，卦辭也。亨，通也。貞，正也。攸，所也。往，之也。小人勿用有所之，君子則利建侯行師。〉主震雷，長也，故曰元。〈內為主，震為長，男為雷，雷為諸侯，故曰元。元者，善之長。〉眾而順，嘉也，故曰亨。〈嘉，善也。眾順服善，故曰亨。亨者，嘉之會。〉內有震雷，故曰利貞。〈屯內有震。賈侍中云：「震以動之，利也。侯以正國，貞也。利，義之和也。貞，事之幹也。」〉車上水下，必伯。〈車，震也。水，坎也。車動而上，威也。水動而下，順也。有威而眾從，故必伯。〉小事不濟，壅也。故曰勿用有攸往，〈濟，成也。小事，小人之事。壅，震動而遇坎，坎為險阻。故曰勿用有所往。〉一夫之行也。』〈一夫，一人也。《易》曰：「震一索而得男」，故曰一夫。又曰：「震作足」，故為行也。〉眾順而有武威，故曰『利建侯』。〈復述上事。〉坤，母也。震，長男也。母老子彊，故曰豫。〈豫，樂也。〉其繇曰：『利建侯行師。』居樂、出威之謂也。〈居樂，母在內也。出威，震在外也。居樂，故利建侯。出威，故利行師。〉是二者，得國之卦也。」〈二，謂屯、豫。〉

秦伯納重耳於晉

十月，惠公卒。十二月，秦伯納公子。〈《內傳》：「魯僖二十三年九月，晉惠公卒。」而此云十月。賈侍中以為閏餘十八，閏在十二月後，魯史閏為正月，晉以九月為十月而置閏也。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，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。案：「魯史閏為正月」，公序本作「魯失閏，以閏月為正月」。〉及河，子犯授公子載璧，〈載，祀也。授，還也。〉曰：「臣從君還軫，巡於天下，怨其多矣！〈巡，行也。〉臣猶知之，而況君乎？不忍其死，請由此亡。」〈亡，奔也。〉公子曰：「所不與舅氏同心者，有如河水。」沈璧以質。〈如，往也。質，信也。言若不與舅氏同心，不濟此河，往而死也。因沈

璧以自誓為信。〉

董因迎公於河，〈因，晉大夫，周太史辛有之後。《傳》曰：「辛有之二子，董之晉」，故晉有董史。〉公問焉，曰：「吾其濟乎？」對曰：「歲在大梁，將集天行。元年始受，實沈之星也。〈歲在大梁，謂魯僖二十三年，歲星在大梁之次也。集，成也。行，道也。言公將成天道也。公以辰出，晉祖唐叔所以封也；而以參入，晉星也。元年，謂文公即位之年。魯僖二十四年，歲星去大梁，在實沈之次。受，受於大梁也。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，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。〉實沈之墟，晉人是居。所以興也。〈墟，次也。是居，居其年次所主祀也。《傳》曰：「高辛氏有季子曰實沈，遷于大夏，主祀參，唐人是因。成王滅唐而封叔虞。南有晉水，子燮改為晉侯，故參為晉星。」〉今君當之，無不濟矣。〈當歲星在實沈之墟，故無不成。〉君之行也，歲在大火。大火，閼伯之星也，是謂大辰。〈君之行，謂魯僖五年重耳出奔，時歲在大火。大火，大辰也。《傳》曰：「高辛氏有子曰閼伯，遷于商丘，祀大火。」〉辰以成善，后稷是相，唐叔以封。〈成善，謂辰為農祥，周先后稷之所經緯，以成善道。相，視也。謂視農祥以成農事。封者，唐叔封，時歲在大火。〉瞽史記曰：嗣續其祖，如穀之滋，必有晉國。〈瞽《史記》云：唐叔之世，將如商數。今有嗣續其祖，明趣同也。言子孫將繼續其先祖，如穀之蕃滋，故必有晉國。〉臣筮之，得泰之八。〈乾下坤上，泰。遇泰無動爻無為侯。泰三至五震為侯。陰爻不動，其數皆八，故得泰之八，與貞屯、悔豫皆八義同。〉曰：是謂天地配亨，小往大來。〈陽下陰升，故曰配亨。小，喻子圉。大，喻文公。陰在外為小往，陽在內為大來。〉今及之矣，何不濟之有？且以辰出而以參入，皆晉祥也，〈辰，大火。參，伐也。參在實沈之次。〉而天之大紀也。〈所以大紀天時。《傳》曰：「大火為大辰，伐亦為大辰。」辰，時也。〉濟且秉成，必霸諸侯。〈秉，執也。〉子孫賴之，君無懼矣。」

公子濟河，召令狐、臼衰、桑泉，皆降。〈三皆晉邑。召，召其長。〉晉人懼，懷公奔高梁。〈高梁，晉地。〉呂甥、冀芮帥師，甲午，軍于廬柳。〈甲午，魯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六日。廬柳，晉地。軍，猶屯也。〉秦伯使公子縶如師，〈告曉呂、冀。〉師退，次于郇。〈郇，晉地。退，聽命。〉辛丑，狐偃及秦、晉大夫盟于郇。壬寅，公〈案：重耳此時不當稱公，「公」下疑脫「子」字。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四年正作「公子入於晉師」。〉入于晉師。甲辰，秦伯還。〈秦伯送公子于河，公入而還。〉丙午，入于曲沃。丁未，入絳，即位于武宮。戊申，刺懷公于高梁。〈刺，殺也。〉

寺人勃鞮求見文公

初，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，〈勃鞮，寺人披。伐蒲城在魯僖五年。〉文公踰垣，勃鞮斬其袪。〈袪，袂也。〉及入，勃鞮求見，公辭焉，曰：「驪姬之讒，爾射余於屏內，〈樹謂之屏。《禮》：「諸侯內屏。」〉困余於蒲城，斬余衣袪。又為惠公從余於渭濱，〈濱，涯也。重耳在狄，從狄君獵於渭濱。渤鞮為惠公來就殺之。〉命曰三日，若宿而至。〈命使三日，一宿而至。若，女也。〉若干二命，以求殺余。〈干，犯也。二命，獻、惠之命。〉余於伯楚屢困，何舊怨也？〈伯楚，勃鞮字。屢，數也。數見困，有何舊怨。〉退而思之，異日見我。」對曰：「吾以君為已知之矣，故入；〈知為君為臣之道也。入，返國也。〉猶未知之也，又將出矣。〈猶未知之，將復失國出走。〉事君不貳是謂臣，好惡不易是謂君。〈易，反也。〉君君臣臣，是謂明訓。〈訓，教也。〉明訓能終，民之主也。二君之世，蒲人、狄人，余何有焉？〈當獻、惠之世，君為蒲人、狄人耳。二君之所惡，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？〉除君之惡，唯力所及，何貳之有？今君即位，其無蒲、狄乎？〈獨無有所畏惡如蒲、狄者乎？〉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，〈太甲，湯孫，太丁子，不明，而伊尹放之桐宮。三年，太甲改過，伊尹復之，卒為明王。〉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。〈賊，謂為子糾射桓公。〉乾時之役，申孫之矢集于桓鉤，〈乾時戰，在魯莊九年。申孫，矢名。鉤，帶鉤。〉鉤近於袪，而無怨言，〈近，害近也。鉤在腹，袪在手。〉佐相以終，克成令名。今君之德宇，何不寬裕也？〈宇，覆也。〉惡其所好，其能久矣？〈言己忠臣，君所當好，而反惡之，能久為君乎。〉君實不能明訓，而棄民主。〈棄為民主之道。〉余，罪戾之人也，又何患焉？〈勃鞮，閽士，故曰罪戾之人。〉且不見我，君其無悔乎！」

於是呂甥、冀芮畏偪，悔納文公，謀作亂，〈此二子本惠公黨，畏見偪害，故謀作亂。〉將以己丑焚公宮，〈己丑，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，時以為三月晦。〉公出救火而遂殺之。伯楚知之，故求見公。公〈案：「公」下原有「懼」字。《攷異》卷三：「『懼』字涉下『公懼』而衍。」今據刪。〉遽出見之，〈遽，疾也。〉曰：「豈不如女言，然是吾惡心也，〈惡心，心惡，謂不恕也。〉吾請去之。」伯楚以呂、郤之謀告公。公懼，乘馹自下，脫會秦伯于王城，〈馹，傳也。自，從也。下，下道也。脫會，遁行潛逃之言也。王城，秦河上邑。〉告之亂故。及己丑，公宮火，二子求公不獲，遂如河上，秦伯誘而殺之。

文公遽見豎頭須

文公之出也，豎頭須，守藏者也，不從。〈豎，文公內豎里鳧須，公出不從，竊藏以逃，

盡用以求納公。〉公入，乃求見，公辭焉以沐。謂謁者曰：「沐則心覆，〈謁，告也。覆，反也。沐低頭，故言心反也。〉心覆則圖反，宜吾不得見也。從者為羈紲之僕，〈馬曰羈，犬曰紲。言此二者臣僕之役。〉居者為社稷之守，何必罪居者！國君而讎匹夫，懼者從矣。」謁者以告，公遽見之。

文公修內政納襄王

元年春，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。〈文公元年，魯僖二十四年。賈侍中云：「是月閏，以三月為四月，故曰春而不言其月，明四月為春分之月也。嬴氏，秦穆公女文嬴也。」或云：「夫人，辰嬴。」《傳》曰：「辰嬴賤，班在九人，非夫人也。」賈得之也。〉秦伯納衛三千人，實紀綱之僕。〈所以設國紀綱，為之備衛。僕，使也。〉公屬百官，賦職任功。〈屬，會也。賦，授也。授職事，任有功。〉棄責薄斂，施舍分寡。〈棄責，除宿責也。施，施德。舍，舍禁。分寡，分少財也。〉救乏振滯，匡困資無。〈救乏，救乏絕。振滯，振淹滯之士。匡，正也，正窮困之人也。資無，予無財者。〉輕關易道，通商寬農。〈輕關，輕其稅。易道，除盜賊。通商，利商旅。寬農，寬其政，不奪其時。〉懋穡勸分，省用足財。〈懋，勉也，勉稼穡也。勸分，勸有分無。省，減，減國用。足財，備凶年。〉利器明德，以厚民性。〈利器，利器用。明德，明德教。厚民性，厚其情性。〉舉善援能，官方定物，〈方，常也。物，事也。立其常官，以定百事。〉正名育類。〈正名，正上下服位之名。育，長也。類，善也。〉昭舊族，〈昭，明也。舊族，舊臣有功者之族。〉愛親戚，明賢良，〈明，顯也。〉尊貴寵，〈國之貴臣尊禮之。〉賞功勞，事耆老，禮賓旅，〈旅，客也。〉友故舊。〈故舊，為公子時。〉胥、籍、狐、箕、欒、郤、柏、先、羊舌、董、韓，寔掌近官。〈十一族，晉之舊姓，近官朝廷者。〉諸姬之良，掌其中官。〈諸姬，同姓。中官，內官。〉異姓之能，掌其遠官。〈遠官，縣鄙。〉公食貢，大夫食邑，士食田，〈受公田也。〉庶人食力，〈各由其力。〉工商食官，〈工，百工。商，官賈也。《周禮》：「府藏皆有賈人，以知物價。」食官，官稟之。〉皁隸食職，〈士臣皁，皁臣輿，輿臣隸。食職，各以其職大小食祿。〉官宰食加。〈官宰，家臣也。加，大夫之加田。《論語》曰：「原憲為家邑宰。」〉政平民阜，財用不匱。〈阜，安也。〉

冬，襄王避昭叔之難，居于鄭地汜。〈文公元年冬也。襄王，惠王之子。昭叔，襄王之弟太叔帶也，是為甘昭公，故曰昭叔。惠王生襄王，以為太子；又娶於陳，曰惠后，生昭叔，惠后將立之，未及而卒。昭叔奔齊，襄王復之，又通於襄王之后狄隗。王廢隗氏，狄人伐周，故襄王避之。汜，地名。〉使來告難，亦使告于秦。〈王使簡師父告晉，亦

使左鄢父告秦。〉子犯曰：「民親而未知義也，〈親，親君。未知義，故未和。〉君盍納王以教之義。〈使知尊上之義。〉若不納，秦將納之，則失周矣，〈失所以事周。〉何以求諸侯？〈無以為諸侯盟主。〉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，人將焉依？〈宗，尊也。〉繼文之業，定武之功，〈文，晉文侯仇。平王東遷，文侯輔之，受珪瓚秬鬯。武，重耳祖武公稱也，始并晉國也。〉啟土安疆，於此乎在矣，君其務之。」〈在此納王。〉公說，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，以啟東道。〈二邑戎、狄，閒在晉東。〉

文公出陽人

二年春，公以二軍下，次於陽樊。〈二軍，左、右軍。東行曰下。陽樊，周邑。〉右師取昭叔于溫，殺之于隰城。〈溫、隰城，皆周地。昭叔通狄后，與俱處溫，故取殺之。〉左師迎王于鄭。王入于成周，遂定之于郟。〈成周，周東都。郟，王城。〉王饗醴，命公胙侑。〈饗，設饗禮。《傳》曰：「戰克而王饗。」饗醴，飲醴酒也。命，加命服也。胙，賜祭肉。侑，侑幣。謂既食，以束帛侑公。〉公請隧，弗許。〈三君云：「隧，王之葬禮。」昭謂：「隧，六隧之地，事見《周語》。」〉曰：「王章也，〈章，表也，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。〉不可以二王，〈國無二王。〉無若政何。」〈無以為政於下。〉賜公南陽陽樊、溫、原、州、陘、絺、組、攢茅之田。〈八邑，周之南陽地。〉陽人不服，〈不肯屬晉。〉公圍之，將殘其民，倉葛呼曰：〈倉葛，陽樊人。〉「君補王闕，以順禮也。〈補王失位之闕，以順為臣之禮。〉陽人未狎君德，〈狎，習也。〉而未敢承命。君將殘之，無乃非禮乎！陽人有夏、商之嗣典，有周室之師旅，〈典，法也。旅，眾也。言有夏、商之後嗣及其遺法，與周室之師眾。〉樊仲之官守焉，〈樊仲，宣王臣仲山甫，食采於樊。〉其非官守，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。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，民將焉放？〈放，依也。〉敢私布於吏，〈布，陳也。吏，軍吏。〉唯君圖之！」公曰：「是君子之言也。」迺出陽人。〈出，降也。〉

文公伐原

文公伐原，〈原不服，故伐之。〉令以三日之糧。三日而原不降，公令疏軍而去之。〈疏，徹也。〉諜出曰：「原不過一二日矣！」〈諜，閒候。〉軍吏以告，公曰：「得原而失信，何以使人？夫信，民之所庇也，不可失。」〈庇，蔭也。〉乃去之，及孟門，而原請降。〈孟門，原地。《傳》曰：「退一舍而原降。」〉

文公救宋敗楚於城濮

文公立四年，楚成王伐宋，〈四年，魯僖二十七年冬。宋背楚事晉，故楚伐之。〉公率齊、秦伐曹、衛以救宋。〈魯僖二十八年春，晉侯侵曹伐衛。《傳》曰：「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也。」〉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，〈門尹班，宋大夫。〉公告大夫曰：「宋人告急，舍之則宋絕。〈舍不救宋，則宋降楚，與我絕矣。〉告楚則不許我。〈告，謂請宋於楚，楚不許我。〉我欲擊楚，齊、秦不欲，其若之何？」先軫曰：「不若使齊、秦主楚怨。」〈先軫，晉中軍原軫也。主楚怨，為怨主，謂激齊、秦使怨楚。〉公曰：「可乎？」先軫曰：「使宋舍我而賂齊、秦，〈使宋置晉，獨賂齊、秦。〉藉之告楚。〈借與齊、秦之勢，使請宋於楚。〉我分曹、衛之地以賜宋人。楚愛曹、衛，必不許齊、秦。〈齊、秦本與晉俱伐曹、衛，今晉分其地，楚必不許齊、秦之請。〉齊、秦不得其請，必屬怨焉，〈屬，結也。〉然後用之，蔑不欲矣。」〈用，用齊、秦也。蔑，無也。〉公說，是故以曹田、衛田賜宋人。〈二十八年春，衛侯欲與楚，國人不欲，故出其君以說于晉，衛侯出居襄牛，公執曹伯，分曹、衛之田以畀宋人。〉

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〈宛春，楚大夫。〉曰：「請復衛侯而封曹，臣亦釋宋之圍。」〈釋，解也。〉舅犯愠曰：「子玉無禮哉！君取一，臣取二，必擊之。」〈愠，怒也。臣，子玉也。君，文公也。二，謂復曹、衛。一，謂釋宋圍。〉先軫曰：「子與之。〈與，許也。〉我不許曹、衛之請，是不許釋宋也。宋眾無乃彊乎！〈不許釋宋，宋降於楚，其眾益彊。〉是楚一言而有三施，子一言而有三怨。〈三，曹、衛、宋。〉怨已多矣，難以擊人。不若私許復曹、衛以攜之，〈攜，離也。〉執宛春以怒楚，〈怒楚，令必戰。〉既戰而後圖之。」〈圖，圖復曹、衛。〉公說，是故拘宛春於衛。

子玉釋宋圍，從晉師。楚既陳，晉師退舍，軍吏請曰：「以君避臣，辱也。〈時楚王避文公之德，還居申，使子玉去宋，子玉不肯，固請戰，故云避臣。〉且楚師老矣，必敗。何故退？」〈老，罷也。圍宋久，其師罷病。〉子犯曰：「二三子忘在楚乎？偃也聞之：戰鬥，直為壯，曲為老。〈若韓之戰，秦師少而鬥士眾，晉曲秦直，故能敗晉。〉未報楚惠而抗宋，我曲楚直，〈抗，救也。〉其眾莫不生氣，不可謂老。若我以君避臣，而不去，彼亦曲矣。」退三舍避楚。楚眾欲止，子玉不肯，至于城濮，果戰，楚眾大敗。〈城濮，衛地。〉君子曰：「善以德勸。」〈善，先軫、子犯。〉

鄭叔詹據鼎耳而疾號

文公誅觀狀以伐鄭，反其陴。〈賈侍中云：「鄭復效曹觀公骿脅之狀，故伐之。」唐尚

書云：「誅曹觀狀之罪，還而伐鄭。」昭省內、外傳，鄭無觀狀之事，而叔詹云：「天禍鄭國，使淫觀狀」，謂淫放於曹，不禮公子，與觀狀之罪同耳。反，撥也。陴，城上女垣。〉鄭人以名寶行成，〈名寶，重寶。〉公弗許，曰：「予我詹而師還。〈詹，鄭卿叔詹伯。文公過鄭，詹請禮之，鄭伯不聽，因請殺之。案：「鄭卿」，《攷異》卷三：「『卿』，御覽作『大夫』。」又「叔詹伯」，《左傳》僖公二十三年作「叔詹」，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作「叔瞻」。《札記》：「此『伯』字衍。」〉詹請往，鄭伯弗許，〈鄭伯，鄭文公。〉詹固請曰：「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，君何愛於臣也？」鄭人以詹予晉，晉人將烹之。〈烹，煮也。〉詹曰：「臣願獲盡辭而死，固所願也。」公聽其辭。詹曰：「天降鄭禍，使淫觀狀，棄禮違親。〈淫，放也，放曹國不禮於君。〉臣曰：『不可。夫晉公子賢明，其左右皆卿才，若復其國，而得志於諸侯，禍無赦矣。』今禍及矣。尊明勝患，智也。〈明，謂公子。勝，猶遏也。〉殺身贖國，忠也。」乃就烹，據鼎耳而疾號曰：「自今以往，知忠以事君者，與詹同。」乃命弗殺，厚為之禮而歸之。〈禮，禮饔也。〉鄭人以詹伯〈案：「詹伯」，《札記》：「此『伯』字亦衍。」〉為將軍。

箕鄭對文公問

晉饑，公問於箕鄭〈箕鄭，晉大夫。〉曰：「救饑何以？」對曰：「信。」公曰：「安信？」對曰：「信於君心，〈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，是為信於心。〉信於名，〈名，百官尊卑之號。〉信於令，信於事。」〈謂使民事，各得其時。〉公曰：「然則若何？」對曰：「信於君心，則美惡不踰。〈不相踰越。〉信於名，則上下不干。〈干，犯也。〉信於令，則時無廢功。〈不奪其時，則有成功。〉信於事，則民從事有業。〈業，猶次也。〉於是乎民知君心，貧而不懼，藏出如入，何匱之有？」〈出其帑藏，以相振救，如入於家，故不乏也。〉公使為箕。〈為箕大夫。〉及清原之蒐，使佐新上軍。〈清原之蒐，在魯僖三十一年。〉

文公任賢與趙衰舉賢

文公問元帥於趙衰，〈元帥，上卿。〉對曰：「郤穀可，行年五十矣，〈郤穀，晉大夫。行，歷也。〉守學彌惇。〈彌，益。惇，厚。〉夫先王之法志，德義之府也。〈志，記也。〉夫德義，生民之本也。能惇篤者，不忘百姓也。請使郤穀。」公從之。公使趙衰為卿，辭曰：「欒枝貞慎，〈枝，晉大夫欒共子之子貞子也。〉先軫有謀，胥臣多聞，皆可以為輔佐，臣弗若也。」乃使欒枝將下軍，先軫佐之。〈此述初耳，在城濮戰前。

〉取五鹿，先軫之謀也。〈五鹿，衛地。〉郤穀卒，使先軫代之。〈從下軍之佐，超將中軍。《傳》曰：「尚德也。」〉胥臣佐下軍。〈代先軫。〉公使原季為卿，〈原季，趙衰也。文公二年，為原大夫。卿，次卿。〉辭曰：「夫三德者，偃之出也。〈偃，狐偃。賈、唐云：「三德，欒枝、先軫、胥臣，皆狐偃所舉。」虞云：「三德，謂勸文公納襄王以示民義，伐原以示民信，大蒐以示民禮。故以三德紀民。」昭謂：「欒枝等皆趙衰所進，非狐偃。三德紀民之語在下，虞得之。」案：「民義」原作「臣義」，「信」上脫「民」字，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二七二引並參考《左傳》僖公二十七年有關部份改補。〉以德紀民，其章大矣，不可廢也。」〈章，著也。〉使狐偃為卿，辭曰：「毛之智，賢於臣，其齒又長。〈毛，偃之兄。〉毛也不在位，不敢聞命。」乃使狐毛將上軍，狐偃佐之。〈尚，齒也。上軍，或言新上軍，非。時未有新軍。《傳》曰「使狐偃將上軍，讓於狐毛而佐之」是也。〉狐毛卒，使趙衰代之，〈虞、唐云：「代將新軍。」昭謂：「代將上軍。」〉辭曰：「城濮之役，先且居之佐軍也善，〈先且居，先軫之子蒲城伯也；復受霍，為霍伯。〉軍伐有賞，〈伐，功也。〉善君有賞，能其官有賞。〈案公序本下有注文：「以道事其君，賴其功，當有賞。能領治其官職，使不謬誤，君得以尊，民得以寧，當有賞也。」〉且居有三賞，不可廢也。〈案公序本下有注文：「言且居有是三德，得此三賞，不可廢而不用。」〉且臣之倫，箕鄭、胥嬰、先都在。」〈倫，匹也。三子，晉大夫。〉乃使先且居將上軍。〈代狐毛。〉公曰：「趙衰三讓。〈三使為卿，三讓之，進欒枝等八人。〉其所讓，皆社稷之衛也。廢讓，是廢德也。」以趙衰之故，蒐于清原，作五軍。〈清原，晉地。晉本三軍，有中軍上軍下軍。今有五，益新上下也。〉使趙衰將新上軍，箕鄭佐之；胥嬰將新下軍，先都佐之。子犯卒，蒲城伯請佐，〈或云：「蒲城伯，狐毛也。」賈侍中云：「蒲城伯，先且居也。」昭謂：「上章，狐毛已卒，使先且居代之。賈得之矣。」〉公曰：「夫趙衰三讓不失義。〈義，宜也。〉讓，推賢也。義，廣德也。德廣賢至，又何患矣。請令衰也從子。」〈從，從先且居。〉乃使趙衰佐新上軍。〈此有「新」字，誤。趙衰從新上軍之將進佐上軍，升一等。新上軍之將，位在上軍之佐下。此章或在狐毛卒上，非也，當在下。〉

文公學讀書於臼季

文公學讀書於臼季，三日，〈臼季，胥臣。〉曰：「吾不能行也咫，〈咫，咫尺閒。〉聞則多矣。」對曰：「然而多聞以待能者，不猶愈也？」〈使能者行之，猶愈於不學。〉

郭偃論治國之難易

文公問於郭偃曰：「始也，吾以治國為易，〈郭偃，卜偃。易，易治。〉今也難。」對曰：「君以為易，其難也將至矣。〈以為易而輕忽之，故其難將至。〉君以為難，其易也將至焉。」〈以為難而勤修之，故其易將至。〉

胥臣論教誨之力

文公問於胥臣曰：「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，其能善之乎？」〈陽處父，晉大夫陽子。讙，文公子襄公名。〉對曰：「是在讙也。蘧蒢不可使俯，〈蘧蒢，直者，謂疾。〉戚施不可使仰，〈戚施，瘁者。〉僬僥不可使舉，〈僬僥，長三尺，不能舉動。〉侏儒不可使援，〈侏儒，短者，不能抗援。〉矇瞍不可使視，〈有眸子而無見曰矇，無眸子曰瞍。〉闇瘖不可使言，〈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闇。瘖，不能言者。〉聾聵不可使聽，〈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，生而聾曰聵。〉童昏不可使謀。〈童，無智。昏，闇亂。〉質將善而賢良贊之，則濟可俟。〈贊，導也。〉若有違質，〈違，邪也。〉教將不入，〈不入其心。〉其何善之為！〈言不能使善。〉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，〈娠，有身也。不變，不變動。〉少溲於豕牢，〈少，小也。豕牢，廁也。溲，便也。〉而得文王不加疾焉。〈言易也。〉文王在母不憂，〈體不變，故不憂。〉在傅弗勤，處師弗煩，事王不怒，〈王，謂王季。〉孝友二虢，〈善兄弟為友。二虢，文王弟虢仲、虢叔。〉而惠慈二蔡，〈惠，愛也。三君云：「二蔡，文王子。管叔初亦為蔡。」〉刑于大姒，〈刑，法也。大姒，文王妃。〉比於諸弟。〈比，親也。諸弟，同宗之弟。〉《詩》云：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』〈《詩・大雅・思齊》之二章。寡妻，寡有之妻，謂大姒。御，治也。〉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。〈以自輔也。〉及其即位也，詢于『八虞』，〈詢，謀也。賈、唐曰：「八虞，周八士，皆在虞官，伯達、伯括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騧。」〉而諮于『二虢』，〈諮，謀也。〉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，〈皆周賢臣。度，亦謀也。南宮，南宮适。〉諏於蔡、原而訪於辛、尹，〈諏、訪，皆謀也。蔡，蔡公；原，原公；辛，辛甲；尹，尹佚：皆周太史。〉重之以周、邵、畢、榮，〈周，周文公。邵，邵康公。畢，畢公。榮，榮公。〉億寧百神，〈億，安也。〉而柔和萬民。〈柔，安也。〉故《詩》云：『惠于宗公，神罔時恫。』〈亦《思齊》之二章。惠，順也。宗公，大臣也。恫，痛也。言文王為政，諮于大臣，順而行之，故鬼神無怨痛之者。〉若是，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。」〈言因體也。〉公曰：「然則教無益乎？」對曰：「胡為文，益其質。〈言有美質，加以文采乃善。〉故人生而學，非學不入。」〈不入，不入於道。〉公曰：「奈夫八疾何！」〈八疾，蘧蒢至童昏。〉對曰：「官師之所材也，〈師，長也。材，古裁字。〉戚施直鎛，〈直，主擊鎛。鎛，鍾也。

〉蘧蒢蒙璆，〈蒙，戴也。璆，玉磬。不能俯，故使戴磬。〉侏儒扶盧，〈扶，緣也。盧，矛戟之柲，緣之以為戲。〉矇瞍修聲，〈無目，於音聲審，故使修之。〉聾聵司火。〈耳無聞，於視則審，故使司火。〉童昏、矇瞍、修聲，官師之所不材也，〈所不能材用。〉以實裔土。〈裔，荒裔。〉夫教者，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。〈能質，性能。〉若川然有原，以卬〈案：「卬」，《攷異》卷三：「當為『御』。」《札記》引段玉裁說：「『卬』當為『御』字之誤。韋解亦當為『御』，迎也。」〉浦而後大。」〈卬，迎也。言川有原，因開利迎之以浦，然後大。〉

文公稱霸

文公即位二年，〈更言此者，述初也。〉欲用其民，〈用，用征伐。〉子犯曰：「民未知義，〈未知尊上之義。〉盍納天子以示之義？」〈時天子避子帶之難，在鄭地汜。〉乃納襄王于周。公曰：「可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民未知信，盍伐原以示之信？」乃伐原。〈信，謂上令以三日之糧，糧盡不降，命去之。〉曰：「可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民未知禮，盍大蒐，備師尚禮以示之。」〈蒐，所以明尊卑，順少長，習威儀。〉乃大蒐于被廬，〈被廬，晉地。〉作三軍。〈唐尚書云：「去新軍之上、下。」昭謂：此章述文公之初，未有新軍。〉使郤穀將中軍，以為大政，〈大政，大掌國政。〉郤溱佐之。〈郤溱，晉大夫郤至之先。或云：「溱即至」，非也。〉子犯曰：「可矣。」〈可用也。〉遂伐曹、衛，〈在魯僖二十八年。〉出穀戍，釋宋圍，敗楚師于城濮，於是乎遂伯。〈穀，齊地。魯僖二十六年，楚伐齊，取穀，使申公叔侯戍之。二十七年，楚圍宋，晉伐曹、衛以救之。二十八年，楚子使申叔去穀，子玉去宋避晉。〉